

中譯本導言

郭鴻標

香港建道神學院張慕暄教席教授

一、引言

為一位思想博大精深的德語神學家的著作寫導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寫導言的人主要的任務是幫助讀者進入作者的思想世界。潘能伯格是德語神學界一代宗師，很多人讀過他的書，也明白他的思想框架；但是進入每一本書，對他的重要作品有一種按年份順時（chronological）的閱讀，把握他思想發展歷程的變化，這是另一個層次的事情。筆者嘗試客觀地進入潘能伯格的思想世界，用一種接近「神學如傳記」（theology as biography）方式整理潘能伯格的思想發展歷程。從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七年的時段，筆者要求自己的思想緊貼潘能伯格的思想，正確地把握他的思想體系。一九九七年後，筆者開始跳出潘能伯格的思想框框，在欣賞他思想的創見之餘，多了一些批判反思。為了寫這篇導言，拿起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二）》德語版再讀，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好像愈來愈貼近他的心靈，不單明白他的神學理念，而是感受他把甚麼神學議題看成他生命的關懷。

筆者在《系統神學（卷一）》導言中，以潘能伯格的思想背景、《系統神學（卷一）》的脈絡、其他學者的評論來建構論述。由於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二）》主要處理上帝、人、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救贖與復和

的課題，筆者希望在《系統神學（卷二）》導言中，用另外一種寫法處理。筆者嘗試解構潘能伯格三卷《系統神學》的架構，針對《系統神學（卷二）》的重要主題，交代潘能伯格的思想。筆者認為，潘能伯格以三一論作為三卷《系統神學》的基礎。在《系統神學（卷一）》，潘能伯格在一個多元宗教的世界裏，提出真理的課題。在這個大前題底下，他開展啟示論。潘能伯格與巴特(Karl Barth) 相同的地方，是啟示論與三一論有緊密關係。潘能伯格與巴特不同的地方，是潘能伯格在啟示論後開展三一論，而巴特在啟示論開始的部分已經從三一論角度處理。潘能伯格在《系統神學（卷二）》與《系統神學（卷三）》按照上帝三種行動：創造、救贖、世界的完滿（Vollendung der Welt）的架構，將基督論、教會論加進去。在《系統神學（卷二）》，潘能伯格先處理創造論、人類學，然後加上基督論，再進入救贖論。而在《系統神學（卷三）》，潘能伯格先處理教會論，然後是終末論。筆者將這篇導言除引言外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論潘能伯格如何平衡理性與信仰，第二部分論潘能伯格的三一上帝行動觀，第三部分論潘能伯格神學人類學的發展路線，第四部分論潘能伯格基督論的發展路線，第五部分論如何進入潘能伯格的神學思想世界。

二、潘能伯格如何平衡理性與信仰？

潘能伯格的神學方法是強調神學與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對話。潘能伯格並非走一條從理性到信仰之路；其實他是走一條「信仰尋求理解」(*fide quarren intellectum*) 之路。潘能伯格認為神學的任務是為尋求真理而服務，為了避免主觀的偏好，神學應該注重客觀性。神學對基督教真理的論述，不能先預設基督教啟示的真理作為向全人類啟示的上帝的真理，因為這是主觀的作

他也處理基督論與人類學的關係，把人類學放置於基督教神學框架裏面討論。如果我們把潘能伯格人類學思想分為前中後期，《人是甚麼》便是代表前期思想，從人文科學角度談神學人類學，《神學視域中的人類學》則代表中期思想，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角度談神學人類學，而《系統神學（卷二）》代表的是後期思想，也是神學人類學最成熟的思想時期，從基督教神學框架為人類學定位，從神學角度談人類學的內容。以人類學為例，《系統神學（卷二）》代表潘能伯格最成熟時期的思想，基督論亦如是。如果我們希望全面而立體地理解潘能伯格的神學，讀他三卷《系統神學》是理所當然的。在《系統神學（卷二）》裏面，筆者特別提出潘能伯格的人類學與基督論與以前著作的重點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嘗試將《系統神學（卷二）》與他以前著作進行比較，可能會對潘能伯格的神學思想發展有更深的認識。

五、潘能伯格基督論的發展路線

潘能伯格認為信條與神學論述需要被驗證，那麼他根據甚麼標準？潘能伯格根據耶穌的歷史（die Geschichte Jesu）來驗證，因為耶穌的歷史是基督信仰的理據（Grunde）。¹³潘能伯格認為基督論涉及彌賽亞身份即上帝兒子身份，耶穌基督上帝兒子身份並非在人類歷史中被上帝收納（Adoption）；而是從永恆來的「先存上帝兒子」（präexistente Gottessohn）。這種申論上帝兒子身份的基督論，必須在上帝本身建立理據。從《啟示即歷史》開始，潘能伯格就嘗試從耶穌的歷史來驗證耶穌的神性。他一直反對「從上而下基督論」（Christologie von Oben）進路；推動「從下而上基督論」（Christologie von

13. Pannenberg, 《系統神學（卷二）》，頁 320。

Unten)。但是在《系統神學（卷二）》中，潘能伯格的基督論明顯出現變化。筆者首先引用潘能伯格自己的文字，然後指出他在基督論上的思想變化。潘能伯格表示「從上而下基督論」可以與「從下而上基督論」互補（komplementär im Verhältnis zueinander）。¹⁴回到潘能伯格《系統神學（卷二）》基督論開始部分，他仍然強調「從下而上基督論」；從耶穌復活驗證耶穌是「先存上帝兒子」（präexistente Gottessohn）的時候，¹⁵不同形式的「從下而上基督論」都與傳統的「道的基督論」（Logoschristologie）對立。¹⁶不過，他承認信條中關於耶穌神性的課題還未完整展開討論。他提出若果「從下而上基督論」不能開展與信條中關於耶穌神性的論述有內容上的分別，而「道成肉身的基督論」又能夠從耶穌歷史印證其內容的意義，就表示拿撒勒人耶穌的人性與歷史真實性（die menschlich-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必須從耶穌由上帝而來（Herkunft von Gott）理解。¹⁷潘能伯格的原意是不預先設定耶穌由上帝而來，待耶穌的歷史來驗證耶穌的神性。經過三十年，潘能伯格發現「道成肉身的基督論」能夠從耶穌歷史印證其內容的意義，不能否定「從上而下基督論」。在《系統神學（卷二）》，潘能伯格為「從上而下基督論」提出合理的評論，不反對「從上而下基督論」與「從下而上基督論」同樣是基督論的合理進路。潘能伯格本來反對「從上而下基督論」的理據是因為「從上而下基督論」預設耶穌的神性。他認為「從下而上基督論」在耶穌復活的事件中證明耶穌的神性。在《系統神學（卷二）》中，潘能伯格提出拿

14. 同上，頁 327。

15. 同上，頁 321。

16. 同上，頁 324。

17. 同上，頁 327。

撒勒人耶穌的人性與歷史真實性必須從耶穌由上帝而來作確定，所以「從下而上基督論」基本上不能夠否定耶穌由上帝而來這基礎，只是究竟從耶穌「道成肉身」那一刻談耶穌的神性；還是在耶穌復活那一刻談耶穌的神性。潘能伯格在《系統神學（卷二）》中不再堅持在耶穌復活那一刻談耶穌的神性，而是把整個耶穌的歷史視為上帝的工作，然後把整個耶穌的歷史從上帝的角度來理解。結果，潘能伯格達到一個結論，「從下而上基督論」並非與「道成肉身」對立。¹⁸「從下而上基督論」的作用是整理「從上而下基督論」的啟示歷史基礎。

筆者認為潘能伯格在《系統神學（卷二）》中展示了一種與《作為歷史的啟示》不同的基督論。潘能伯格在《作為歷史的啟示》中強調「從下而上基督論」，可說是他早期的基督論思想。但是在《系統神學（卷二）》卻強調「從下而上基督論」與「從上而下基督論」的互補，這是晚期的基督論思想。為甚麼潘能伯格出現思想上的轉變？潘能伯格自己的解釋是三一論的開展，令創造、救贖、世界的完滿（Vollendung der Welt）被視為三一上帝經世的工作。因此，「從下而上基督論」必需與三一上帝和他在世界的工作整合。¹⁹從潘能伯格《作為歷史的啟示》到《系統神學（卷二）》經過三十年，潘能伯格嘗試發展「從下而上基督論」，最後他還是承認，「從下而上基督論」必須與「從上而下基督論」結合。

六、如何進入潘能伯格的神學思想世界？

感恩筆者有機會在德國研究潘能伯格的基督論，也有機會與潘能伯格見面，討論他的思想有前後期的分

18. 同上，頁 327。

19. 同上，頁 328。

別。潘能伯格同意筆者的觀察，亦同意筆者認為他發展三一論，把自己早期「啟示即歷史」修改為「啟示即歷史與上帝的道」，把「從下而上的基督論」修改為「從下而上的基督論與從上而下並重的基督論」的立場。所以，筆者在這篇導言所寫關於基督論的觀點，基本是潘能伯格在世的時候同意的。

筆者同意潘能伯格基督論的思想經過三一論的整理後，前後期的差異可以調和，「從下而上的基督論」變為「從下而上的基督論與從上而下並重的基督論」，思想變得一致。潘能伯格在給筆者的書信中談到筆者出版的博士論文，除了肯定筆者對他基督論的分析以外，也強調他啟示論方面的思想前後一致。筆者同意潘能伯格重視「上帝自我啟示」的觀念，這點肯定是前後一致的。不過，在啟示論方面，潘能伯格是明顯把他早期的「啟示即歷史」修改為「啟示即歷史與上帝的道」。他本來反對「上帝自我啟示」（Selbstoffenbarung Gottes）解作「上帝直接啟示」（die direkte Offenbarung Gottes）觀念，例如上帝將他的本質揭露，像巴特認為上帝透過「道」啟示。筆者認為潘能伯格反對巴特「道」的啟示觀，一方面是「道」的啟示觀與「上帝直接啟示」有關，另一方面因為「道」的啟示觀要求信仰作回應。潘能伯格的「啟示即歷史」觀點並不要求信仰作回應，因為歷史所呈現的上帝間接啟示是人人可以發現的，可以用理性明白的。如果潘能伯格要將「啟示即歷史」與「上帝的道」放在一起，就必須處理理性與信仰之間關係的課題。不過，潘能伯格在《系統神學（卷一）》清楚使用「啟示即歷史與上帝的道」作為啟示論的一個分題，卻沒有處理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他轉向討論「人對上帝的自然知識」（Die natürliche Kenntnis des Menschen von Gott），將普遍人類對上帝的意識（Gottesbewusstsein）

視為各種宗教對「上帝」經驗（*Gottese Erfahrung der Religionen*）的基礎。²⁰筆者認為，潘能伯格在《系統神學（卷一）》啟示論部分減少了對巴特的批評，甚至有接近巴特觀點的地方。不過這是後期整理其與前期思想之間的變化所得到的結果，不是在前期已經預見將來的改變。所以，潘能伯格用三一論把前後期基督論的差異消解是成功的。不過，在啟示論部分，他沒有一種消解前後期差異的理論支撐，而且他把問題引伸到另外一個範圍。因此，筆者對於潘能伯格認為他的啟示論前後一致的說法有保留。

筆者覺得，一位神學家經過三十年思想出現變化是很自然的事，有可能在晚年推翻早期的思想。一篇《系統神學（卷二）》的導言，應該忠實反映這本書的架構，以及思想重點。筆者已經將潘能伯格按照上帝三種行動即創造、救贖、世界的完滿的架構，將基督論加進去。教會論與終末論留在《系統神學（卷三）》處理。筆者嘗試從「神學如傳記」方式整理潘能伯格的思想發展歷程，在人類學部分指出潘能伯格的思想發展軌跡，在基督論部分指出潘能伯格的思想發展重點的差異。筆者曾經進入潘能伯格的思想世界，從他的神學方法、神學內容得到很寶貴的知識。筆者完成博士論文後讀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巴特、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神學家的德語原著，發現德語神學博大精深。筆者形容自己是進入又走出了潘能伯格的思想世界，但沒有想過將個人經驗絕對化，也不願意讀者只看見筆者對潘能伯格的思想批評，忘記他是一代神學宗師，他的神學思想世界有如寶藏，踏進他的思想殿堂，

20. Pannenberg, 《系統神學（卷一）》，頁 131。

會發現他歷史神學的根基深厚，特別是中世紀神學。潘能伯格作為一位更正教神學家，卻能夠精通中世紀神學，對天主教神學有深入的認識。由於他歷史神學識見過人，在哲學方面也博覽群書，神學建構有如黑格爾的體系。筆者讀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深深佩服他將基督教神學放在多元宗教處境中討論，對一名專門研究歐洲神學和哲學的德國學者來說，已經是相當大的突破。他跳出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來提問，基督教神學宣稱為真理，究竟如何在諸宗教的真理論述中建立合法性，亦即潘能伯格所指的「有效權」？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就是在處理這個真理「有效權」的問題。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是一套教義神學著作，與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科際對話的內容不多；科際對話的成果則成為他撰寫教義神學的重要內容，演繹基督教教義神學。潘能伯格三卷本《系統神學》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值得我們虛心閱讀。